

洪门兄弟

3

归宿

泳群 / 著

大浪淘沙，激流归海

时代滔浪下的英雄离恨和命运抉择
两代洪门人的生死情义与家国浮沉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洪门兄弟

③归宿

泳群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门兄弟. 3, 归宿 / 泳群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594-0895-2

I. ①洪… II. ①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0244号

书 名 洪门兄弟3 归宿

著 者 泳 群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张 敏

文字校对 孔智敏

封面设计 ABOOK壹书工作室·不绿不蓝

版面设计 李 亚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55千字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895-2

定 价 4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主要人物索引

第一代

常啸天：洪门大哥，忠义社社团首领，上海天华总公司董事长

林 健：杀手，常啸天结义兄弟

邵晓星：忠义社风雷堂堂主，天华公司总经理

黄省三：即阿三，忠义社天龙堂堂主

雷 彪：忠义社乘云堂堂主

阿 堂：忠义社社团总执事

陈阿水：忠义社主要成员

白冬虎：忠义社主要成员

老 魏：常啸天司机

唐 轩、唐 辕：忠义社主要成员

关有德、倪子善：忠义社元老

蒋 清：美籍华人律师，常啸天未婚妻

钟月儿：护士，林健妻子

惠若雪：京剧名角，常啸天妻子

闫 意：闫森女儿，黄省三妻子

徐丽敏：外交官之女，蒋清好友，邵晓星妻子

梅 萍：青红帮成员，钱朗外甥女，上海富商徐氏遗孀

阿 芳：常小健保姆，常啸天情人

吴 妈：常公馆管家，吴浩海姑妈

第二代

常小健：林健、钟月儿之子，常啸天义子

常小康：常啸天、惠若雪之子

蒋 器：美籍华人，常啸天、蒋清之子

吴浩海：国民党员，常小健朋友，常府管家吴妈之侄

蒋芸姗：共产党员，蒋清侄女，常小健未婚妻

慕容倩：嘉陵公司职员，吴浩海妻子

简淑兰：电台播音员，蒋芸姗大学同窗，常小康情人

田 冰：共产党员，蒋芸姗大学同窗

小 宇：忠义社成员，常小健跟班兄弟

刀疤顺：忠义社成员

汪 煜：杀手，汪铭九之子

阿 香：赌台小姐，小宇未婚妻

阿 娣：女童工

其 他

闫 森：洪门前老大

钱 朗：洪门猛虎堂前堂主

汪铭九：洪门风雷堂前堂主

钱敏德：国民党高级军官，钱朗之侄

姜 琛：国民党保密局驻沪情报组长，代号蝎王

目录 >>>

- 第一章 何去何从 / 1
- 第二章 杀戮再现 / 10
- 第三章 分崩离析 / 21
- 第四章 命途迥异 / 29
- 第五章 情报组长 / 37
- 第六章 少年傀儡 / 46
- 第七章 冤冤相报 / 55
- 第八章 人莫予毒 / 63
- 第九章 众里寻他 / 71
- 第十章 真情难舍 / 79
- 第十一章 警卫队长 / 86
- 第十二章 寻友心切 / 95
- 第十三章 兄弟之间 / 102
- 第十四章 虎落平阳 / 108
- 第十五章 再世为人 / 116
- 第十六章 相见时难 / 127
- 第十七章 父子初见 / 137

第十八章 豁然开朗 / 147

第十九章 后继无人 / 157

第二十章 连番奇遇 / 166

第二十一章 红梅别墅 / 176

第二十二章 针锋相对 / 186

第二十三章 助纣为虐 / 194

第二十四章 恩断义绝 / 204

第二十五章 以死相托 / 215

第二十六章 生死相许 / 225

第二十七章 有怨无悔 / 235

第二十八章 分别亦难 / 245

第二十九章 变生肘腋 / 255

第三十章 兄弟相残 / 268

第三十一章 舍身相救 / 278

第三十二章 别无选择 / 286

第三十三章 情天恨海 / 295

第三十四章 秘密任务 / 303

第三十五章 强加于身 / 311

第三十六章 黑道情义 / 320

第三十七章 再陷囹圄 / 328

第三十八章 悲欣交集 / 336

何去何从

咯咯咯……

似乎是在欢声大笑，又似乎是个陌生的孩子。他回到了童年，无忧无虑地坐在秋千架上，秋千一下一下地来回荡着，父亲一把一把地推举着：男子汉就应该越飞越高，像鹰一样！

声音回荡在天地间，空旷且辽远。

他越荡越高，秋千的链索几乎持平，周围的一切都旋转着模糊起来，只有小弟的模样清晰无比，他正吮着食指躲在树后，偷看小哥哥的快乐。他想停下来，和弟弟一起玩，可秋千荡得太高，已经欲罢不能。他只能这样荡着荡着……猛地，秋千链断了，他重重地从半空跌落，跌落在大地之上。他要起来，突然发现，自己再也不身轻如燕，只是一堆沉重不堪又支离破碎的物件。他急于找手，发现手在远处的一把枪上；他想找回腿，腿已经留在了废弃的秋千架上。

义父一步步走来，目光奇怪，像是在看一件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无论怎样看都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想分辩，却找不到嘴；他想站起，已经没有腿。义父越走越近，最后像山一样压迫着他，让他又开始找不到呼吸。义父突然间抚了胸，状极痛苦，血一滴滴洒到他脸上，越流越快，越流越多，最后雨一样冲下来，漫过他的眼、鼻、口，继而把整个人淹没在黏稠的红色液体中。

一个麻衣僧人深不见底的目光时隐时现：公子好相，只可惜逃不开一座戾气之城，便带了血光之灾……

爸，不要！林小健终于叫了出来，挺身坐起。

旁边有人扶住了他：阿健，又做梦了？

林小健目光茫然，患得患失。杨勇却支起耳朵：听，阿海他们回来了！

果然，走廊上传来脚步声，病房门一开，高挑秀丽的女子先走进来，轻手轻脚直奔床头柜，将花瓶里的旧花换掉，插上几枝新鲜的荷花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弥漫开来。

吴浩海跟着狼狈现身，身上横一道竖一道背着大袋小袋，双手也统统占满，弓腰咧嘴地求救：阿倩，你给我捆了这么一身，好歹接接嘛！勇哥，快，真受不了了！

慕容倩只向床上的人展开笑颜：林大哥，梅姐回南京了，可能马上就到！

民国三十六年，南京一个夏日的午后。知了在树上高鸣，电扇在天花板上转动着，白色的病室里，充溢着荷花的清香和年轻人欢快的笑声。

梅萍和一个军人走了进来，林小健认出梅萍后怔了一下，脚上还裹着石膏，想起身向徐夫人打招呼，被她上前按了下来。

那军人倒不用招呼，在沙发上大刺刺坐下，环视一周，声音洪亮：这陆军总医院条件还不错吧！我安排的主刀大夫，是重庆回来的，全国有名的外科一把刀！

林小健再吃一惊，只能点头称谢。军人又向梅萍道：你说这三个小伙子都身手惊人，小林我已经见过了，他们俩什么时候也让我开开眼！

此言一出，气魄甚大，吴浩海和杨勇不明其身份，都看林小健，单等他介绍。林小健却始终沉默。梅萍只好介绍：这是中央青干局中将主任，钱敏德。

杨勇只是有点吃惊，反应远不如吴浩海强烈，吴浩海手中东西散了一地，下意识地挺胸抬头，双足并拢，行起了注目礼。

钱敏德显得非常平易，伸手：坐坐，不用拘谨！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我很欣赏你们这些反抗黑势力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小林，我们可算是不打不相识啰！我当你是小朋友，一直很关心你！

林小健只勉强笑笑。

怎么样？到我这来吧，施展你的本领，为国家……

林小健打断：钱先生，我的身份，徐阿姨没给你讲清楚吗？

钱敏德将手一挥：你被黑帮所害，只要弃暗投明，我马上会叫淞沪警备司令部撤销通缉！

我父亲是林健，这个你知道吗？

当年，我父亲林健死于钱朗之手，钱朗亦是因此死于常啸天之手，林钱两家说起来，可谓孽缘深厚。

钱敏德闻言一怔，随即潇洒地摊手：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上一辈的恩怨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，我们应该把它当作过眼烟云，学会忘记！

不愧是将军，一番话大气十足，掷地有声，在场的人不管听懂与否，全都赞同地点头，林小健仍然沉着脸不说话，场面慢慢冷起来。

梅萍向表弟轻轻摇头，钱敏德脸上肌肉动了动，还是自信地一笑：年轻人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从前的天地太小了，好好考虑我的话，现在机会把握在你自己手上！

林小健已经看到了梅萍为难的表情，半个月前，是她涉险将他从上海救出，在南京安排治疗，她的生意在上海，为了他几次回南京，可以说是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即便是为了这位阿姨，也该做一下姿态，便点头道：谢谢钱先生，我会考虑。

南京别墅。

徐夫人在窗前抱臂而立，若有所思：阿倩，从现在起，你不用去医院了！

梅姐，为什么？

我只几天不在，池里的荷花全叫你拔光了，还要问我为什么吗？

慕容倩脸腾地红了起来，口吃道：不……不是说你不在，让我多去照顾他们吗？

梅萍笑了，笑得很难看：小姑娘，我养了你整整六年，你有什么想法，是瞒不过我的！现在，你有两个选择：要么跟我回上海去，要么离开我！

用人偷眼看着慕容倩，慕容倩愣了一下，紧张地问道：梅姐，为什么？

梅萍点头道：从你身上，我有了个教训，就是身边的女孩子都不要留到太大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风风光光地嫁人！

慕容倩眼珠转了转，心中窃喜：梅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……肯让我走？

梅萍肯定地点头。

慕容倩眼神中竟然有了些憧憬：我……还可以嫁人？

梅萍看都不看她，轻描淡写道：当然。除了林小健，你可以嫁任何人！

毕竟年轻，慕容倩忍不住喊出来：为什么？

到底叫我猜中了，你还真的是看上男人了！梅萍冷笑回头，目光变得有些凶狠：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从上海到金陵，拜倒在你慕容小姐石榴裙下的高官巨贾、贵介公子大有人在，你尽可以去找个够，可就是林小健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如果你再去找小健，我会杀了你！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知道，梅姐向来说到做到！

慕容倩像被人活生生地扒开脸皮，眼泪夺眶而出：为什么？你已经答应放我走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他？为什么……

梅萍断然喝止：因为你不配！你早就是残花败柳，怎么配当小健的妻子！

慕容倩哭声顿止，少女时代那个可怕的场景，又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，她浑身颤抖起来：不，梅姐……

梅萍一步步逼了上去：当初我从歌伎班给你赎身时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你恨死那些臭男人，你说你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梅姐，这样我才把你带在身边，才把你养到十九岁。我调教你，栽培你，看重你，现在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要自己去飞了！好，梅姐不怪你，梅姐给你机会，可你也不要把主意打错。我是谁？我是你的梅姐！小健又是谁？小健是我最疼爱的孩子！我是永远不会让你和小健在一起的，你记住，永远不会！

慕容倩跪了下来，抱住梅萍的腿，痛哭流涕：梅姐我错了，我不走了，我跟你回上海，我跟在你身边，只要你不赶我走！

晚了！梅萍抱臂长叹：在你问第二个为什么时，就已经晚了！

慕容倩终于知道，这一刻她把一切都失掉了：梅姐的宠爱，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还有刚刚萌生的爱情……她虽然并非不谙世事，但一时间还是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她停止抽泣，起身使劲擦去泪水，声音突然变亢：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他也不是一般的感情！你和他非亲非故，这样照顾他、维护他，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回报。别忘了，你都四十多岁了……

梅萍扬手一掌掴脸，慕容倩口鼻见血，捂面惊惧。这一掌算是彻底打醒了——她现在根本不是梅姐的对手！

梅萍真是气坏了，还想打，看着她梨花带雨、楚楚可怜的模样儿，强压怒火，摇头叹道：阿倩，你太年轻，太不懂事了！如果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真爱，你才会明白我的感受！你明天就可以走了，不过，我要你发誓——再也不会去找林小健！

慕容倩心中怨恨：刻骨铭心，你给我机会吗？口中却乖觉了许多：梅姐，我知道！我发誓，我不会再找林小健！

好，我会记得你的话！

我不找他，真的可以找别的男人吗？

当然，只要你不纠缠小健，天底下的男人你随便找！你梅姐又不是一个小气的人！而且据我所知，林小健在上海有一位名门闺秀女友，还是大学生，你事实上也根本没有机会！

慕容倩万箭穿心，无地自容。

玄武湖畔，轻雨斜燕；轻舟荡漾，绸伞如画。

年轻人沿岸大步走来，短衫微湿，肌肉张显，雨丝洒在头上凝结成水珠。

吴浩海隔着水雾，笑着露出一口白牙：哎呀，阿倩，真的是你呀，能见到你可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，再也见不到了！哈，今天穿裙子了！

慕容倩模样沉静：六年来，我倒是第一次穿裙子，知道难看，已经准备叫你笑话个够！

吴浩海见她迟迟不肯靠岸，大声道：生气了？我是在夸你，你穿什么都好看，真的！

慕容倩放下伞，将船划近：哪个生气了？我要走了，和你道别。

吴浩海跳上船：听说你离开了徐夫人，准备去哪里？你不是无亲无故吗？

我现在在嘉陵公司做事，跟梅姐这些年，我学到了很多東西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会比她强。

好呀，有志气！

慕容倩将船划向湖心，桨声欸乃中，她轻声问道：林大哥……他怎么样了？

医生说再过一周就可以拆石膏，但是估计半年之内，他走路都会有些跛……对了阿倩，你说走就走，弄得我们都挺想你的，还以为看不到你了呢！有丽人引桨，吴浩海真是好不惬意。

船抵湖心，慕容倩放下桨，将伞撑开，和吴浩海比肩而坐：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？

不知道！阿健说要找工作，他死也不肯去投靠钱将军！

慕容倩眼神闪烁：恐怕梅姐不会让林大哥自己出去找工作吧？

阿健小事随和，关键时刻很犟的，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除了常啸天，我还没见过谁能主宰得了他。好在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缺钱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慕容倩脸上掠过一丝阴影：这样也好，我还怕林大哥会从此依从了梅姐……

依从？什么意思？

你就没有听说过，有些女大亨专门喜欢年轻男人吗？

吴浩海开始没听懂，等反应过来不由一阵紧张：你是说徐夫人……养小白脸？

我也不敢讲，反正，我跟了她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她现在这个样子。她能把生意全丢了，上海南京两头跑，对林大哥可是紧张得很呀！

吴浩海真吓了一跳：哎呀，这我可得告诉阿健！

慕容倩也紧张起来：千万不要！这不过是我的猜测。你们既然已经决定离开梅姐，事情到此为止最好。不管怎样，她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。再说，林大哥已经够惨了，别再给他添烦恼，有你在她身边，帮他留心着点就是了。

吴浩海觉得她讲得入情入理，不由夸赞道：还是你想得周到！阿倩，你真叫我刮目相看了！

慕容倩认真道：阿海，我们以后再见面的机会不多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却总想着你们，特别是你……

四目相交后，她粉颈羞垂；吴浩海福至心灵，大喜过望：阿倩，我……我没听错吧？

慕容倩一动不动，她知道他喜欢她，但她不知道身上的法国香水会不会快些奏效，对男人，她其实一点经验都没有。

吴浩海呼吸粗重起来，他试着去捉那女孩子的手，伞滚落在船上，随着船身微

微一倾，又荡上湖面，像雨中开放的一朵艳丽荷花。

一只雨中的画舫正离他们远去，茫茫雨雾中，钟山的黛影朦胧可见。

这钟山呀，又叫作蒋山，是江南四大名山之一！你们看，山顶那些紫青黄碧之气，云蒸霞蔚，直通霄汉，所以还有个名字叫作紫金山……

林小健一路讲解着上山，两个同伴东张西望，看得好不新鲜。吴浩海跑在前边，发现新大陆一样回头笑叫：嘿，找到了，一定是这里了！

一座山门样的校门矗立眼前，上镌四个苍劲大字：蒋山女中。

校长室里端坐的老校长，在暑气未尽的九月还着长衫，颈扣一颗不落，系得严严实实；胸前一部长须，端得是飘飘逸逸。整屋皆是字画，数支大小不同的毛笔悬于案上，大个端硯上，笔尖上的墨汁，欲滴还休。

他审视着几个年轻人，儒雅地抚抚胡子：三位何事？

林小健袖口低卷，掩饰着上臂的伤疤，上前浅鞠一躬：校长先生好！我们从《金陵日报》上看到贵校招募教员的广告，是来应征的。

校长从耳上摘下水晶花镜，伸臂让座：请坐，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

我们从上海来。

校长点点头，带着职业眼光逐个打量——为首的白衣青年言谈举止间还算谦逊，但有一股说不出的贵气，其余两个气势过盛，目光都欠平和，实在不像潜心教书的青年。印象一旦形成，老先生的语气就带了拒人千里之意：我们这所中学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，校风纯正，对教员的要求也甚为严格。上学期末，就有几位教员因为参加了政治活动，被清除出校，我们这才准备在社会上招募有经验的教员，补充师资。不知三位有无从教的资历，能教些什么？

林小健微笑应道：校长先生，他们二位应征体育教员，我教理科或英文，皆可。

校长直视林小健：以前可曾教过学生？

没有。

可有师范院校的毕业文凭？

没有。

念过书吗？

只断续读过三年大学，肄业。

老校长捻须一乐：年轻人，你倒是坦诚。一无学历，二无经验，怕是很难适应教学。

林小健相当自信：校长先生，您给机会让我们一试，也许会改变看法。真才实学并不一定体现在一纸文凭上，要招纳人才理当不拘一格。就说我这两位朋友，他们都是国术高手。这位杨先生曾是七省国术冠军，在上海开馆授徒也有好几年。如果能在这里传武授艺，我相信贵校的学生个个身强体健，赛过花木兰，而不是上山来一路见到的孱弱如同林妹妹、病西施。

杨勇赶紧点头，只有吴浩海想到杨勇教女学生，那一定像伍子胥操练妃子兵，不由捂肚子笑。老校长也跟着莞尔：如果两位真如你所言，是什么武林高手，那我倒想聘来教练一下教员。近来动辄游行示威，而政府又一律严惩不贷，防患于未然，倒是需要教员身强体壮，好好保护学生……至于说学生嘛，就不必学这些了，我们是女子中学，还是娴德淑慧为好！

杨勇听出这校长老头是相中了他们，冷落了林小健，急道：哎，那我兄弟呢？

令弟是哪位？

就是他呀！

你们是兄弟吗？不像呀！

异姓兄弟，桃园三结义，不行吗？

校长怫然不悦，杨勇兀自看不出眉眼高低，还自顾自讲下去：我说老头，你可别看走了眼，真人在这儿呢！以我这个小老弟的本事，来教你们这些个小丫头，那真是大炮打麻雀，孔夫子教三字经！不是我吹，他和洋鬼子都能鸣里哇啦直接对话……

校长听他越讲越通俗，甩手请让：噢，原来如此！那敝校太小，不耽误三位前途，请另谋高就吧！

吴浩海私下狠拧杨勇，杨勇反应过来，赶紧扮闷嘴葫芦。

林小健起身，他早看到这校长案上一幅字墨迹未干，环视四壁，心中有数，开言道：钟山龙盘，石城虎踞，都是帝王之宅，早就听闻蒋山女中颇有历史，今天到这里，看背倚苍天古松，风景幽丽，就不想走了。再看校长的办公室，书香拂面，

古意盈怀，直觉得是到了仙人隐居的去处！

老校长微笑不语，仿佛还在等他口吐莲花。林小健直觉有门，凑前欣赏桌上墨迹：校长这幅狂草，有怀素的味道。

老校长唔了一声，未置可否，林小健自顾自地往下侃：家师曾言，狂草是书境极致、书法巅峰，能书之人必有楷、行、草的扎实功底，胸中又要有极大丘壑，才能达到酣畅淋漓、直抒胸臆的境地。历史上的狂草大家，多是帝王将相，再有就是心境开阔、气度豪迈的文人雅士。

校长笑望着他：看来你倒是知道些，再看看我这幅字，如何？

林小健干脆站在校长身侧，正面欣赏，以手指点：这最后几个字最好，有入臻境之感，你看笔触如钢似铁，笔笔力透纸背。整幅看上去，更有一种极大的气势，跃然欲出纸外，似乎在书写时，胸中有一股不平之气在激荡。

老校长回望，目光炯炯：年轻人，你会书？

林小健赶紧摇头：不敢，我只是喜欢鉴赏字画，纸上谈兵而已，叫您见笑了。我上学时最喜物理。可战争结束，举家迁回内地，所以未能完成学业，深以为憾。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试一试，我相信自己可以胜任教学。

你在何处上学？

香港大学两年半，西南联大半年，机械物理系。

噢，难怪你英文不错，但只是说说还不行，应征的人很多，还要考一考你。

校长拾起毛笔，换了信笺，就着那墨汁龙飞凤舞写了几个字：拿这个去教导处，他们会给你安排试讲。对了，还要在本地找一位介绍人具保。

林小健兴奋接过，道谢向外走，看见两个同伴还在目瞪口呆中，不由向他们挤挤眼。

杀戮再现

阿健，你想好了，真的要来这山林里头当个老夫子？戴上眼镜，穿上长衫，像这老头一样慢条斯理，满口文词，我想一想都要冒酸水！吴浩海走出校门，犹不甘心。

千万不要小看这里，金陵古都，紫金山下，是卧虎藏龙之地，历代名人雅士都选在这里隐居，我在这里只觉得自己太渺小。对了，杨大哥一定会喜欢这里，因为这里出过一位大孝子，叫阮孝绪，他在这山中为母亲寻找人参，最后孝心感动了一只神鹿……

说着说着，小健的眼神迷茫起来。

吴浩海有点明白：你的意思是，你也要在这里修身养性，看看能不能也找到什么神鹿？

杨勇点头：阿健有学问，讲话总是一套一套的，他的话全有道理，我赞同！

你赞同，你什么都赞同！吴浩海和他顶起牛来：你还答应徐夫人劝阿健呢！

人活一世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，何苦老是为难自己，自己和自己过不去。我没阿健那么多学问，那样有什么什么幽古之情，让我天天对着一群教书匠教功夫，有点像，嗯——像对牛弹琴！

吴浩海不由笑了：你还是想说大炮打麻雀——大材小用吧。